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九 十 三 號

第二〇七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

紐 約

目 次

第二百零七次會議

	頁次
三七四．臨時議程	1
三七五．通過議程	1
三七六．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九十三號

第二百零七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星期五午後五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三七四. 臨時議程(文件 S/Agenda 207 及 S/Agenda 207/Corr. 1)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尼西亞問題：

(a)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駐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臨時報告書(文件S/573)¹；

(b)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澳大利亞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S/569)²。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九十一號。

² 該函原文如次：

文件 S/569

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

[原件：英文]

敬啟者，澳大利亞政府業已任命澳大利亞聯邦和解及仲裁法院法官 Mr. Justice Kirby 為出席依據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為印度尼西亞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而設立的委員會的代表。

茲請將印度尼西亞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的議程，以使理事會審議因為設立上述委員會所發生的問題以及領事委員會調查停火命令實施情形的臨時報告書。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
兼澳大利亞出席
安全理事會代表
(簽名) H. V. EVATT

三七五. 通過議程

主席：除議程所列項目以外，本人要請理事會注意兩個別的文件，這兩個文件並未列入議程，但是已經分發。

第一件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駐巴達維亞領事代表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電報。該電列入文件S/572，電文如次：

“領事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已經完畢，不過若干軍事觀察員的報告書尚未交來。主要報告業已開始起草兩星期內當能完成。”

第二件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日比利時駐聯合國代表 Mr. van Langenhove 致秘書長函，已列入文件 S/570，原文如次：

“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就印度尼西亞問題通過之決議案內表示，如經當事雙方要求，理事會準備成立三國委員會，由當事雙方在理事會理事國中各選一國，再由如此選出之二國洽商選定第三國組成之，由其協助調解該爭端。

“關於十月一日日本人在安全理事會所陳一節，荷蘭政府業已接受參加該委員會之邀請，並任命前任總理現任參議員 Mr. Paul van Zeeland 為代表。”

議程通過。

三七六.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主席：按照先例，我想理事會要我請印度、荷蘭、菲律賓及印度尼西亞政府代表出席理事會。如果沒有人反對，我就請他們就坐會議桌。

印度代表 Mr. Pillai, 荷蘭代表 Mr. van Kleffens, 菲律賓代表 General Romulo, 印度尼西亞代表 Mr. Palar 應主席之請就理事會議席。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要提出一個程序問題。我提議我們先宣讀駐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的來文。這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文件。

主席：在我請助理秘書長宣讀這個文件之前，我要請各位注意該文件的第五段，其中說，“委員會的工作尚未完成，所作結論務請暫守秘密”。因為有這種要求，所以該文件限制分送。不過如果理事會要加以討論，就得無限制分送。另一辦法就是秘密討論。如果本人可以發表個人的意見的話，我認為其中沒有什麼真正機密，我們儘可在這裏繼續公開討論。除非有人反對，我就請助理秘書長宣讀這個文件。

Mr. EVATT (澳大利亞)：我們把這一問題提到理事會來是因為此事非常緊要。安全理事會的停火命令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發出的¹，而安全理事會任命這些領事代表去觀察具報停火命令實施情形的決議案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過的²。臨時報告書的日期是九月二十二日。由澳大利亞、比利時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組成的三國委員會人選雖然已經公佈，但是還沒有使其工作。我想約畧談一談這些問題。

第一，主席對於這份臨時報告書的意見，本人完全贊同，領事委員會顯然無權要求把這個報告書作為秘密文件看待。這一點他已經裁定，而且已經一致同意，就是該報告書並非秘密文件。這報告書說明停火命令並未充分遵行。

主席：澳大利亞代表的意思是不是要宣讀臨時報告書？

Mr. EVATT (澳大利亞)：是的，我想這就是理事會的決定。

Mr. SOBOLEV (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理秘書長)：駐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報告書見文件 S/573, 全文如次：

“一。委員會自從九月一日開始工作以來，各委員會曾經訪問過爪哇和蘇門答臘荷蘭及印度尼西亞管理下的十一個不同的區域，在所有軍事觀察員的報告尚未全部收齊以前，雖然調查工作還不能認為已經完畢，但是委員會已經作成若干肯定而必然的結論。我們鑒於這一問題的緊急性，所以即速把這些結論擇要送上，備供參考。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八號，第一七三次會議。

² 同上，第八十三號。

“二。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間，荷軍的前進是先鋒部隊挺進性質，曾引起若干戰鬥。大多數區域內，共和軍主力固已撤退，但是共和軍留在這些先頭部隊之間者為數頗多，而且各地游擊隊依然充塞。在荷軍前進時，及前進後，在這些先頭部隊之間及其後方，印度尼西亞人加緊實行焦土政策，殺人越貨造成種種混亂，華僑特別遭殃。八月二十九日荷屬東印度政府宣佈要完全恢復法律與秩序，把沿着荷軍前進陣地的一條分界線內反對荷屬東印度當局的一切武裝團體全部繳械遣散。印度尼西亞人不接受這條分界線。荷蘭這一條線，勢必加以巡邏和其他活動，印度尼西亞方面認為這些全是敵對行動。雖然停火命令已下，但是哨兵的接觸和狙擊戰迄未稍殺。

“三。我們查明停火命令並未十分生效，傷亡與破壞尚在繼續發生，而此種情況主要乃上述情勢所造成。此種情勢一日存在，停火命令就一日不能完全遵行。

“四。我們迄今未能找到一種實際可行的臨時辦法，能使停火命令更加有效遵行，或者能使傷亡減輕。

“五。本委員會的工作既未完畢，這些結論尚請暫守秘密。

“六。領事委員會希望在九月三十日左右完成一個書面報告。”

該報告書日期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Mr. EVATT (澳大利亞)：這個臨時報告書說明停火命令並未遵行。照其中第二段所說，所發生的情形顯然如次：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間，荷蘭軍隊的前進是先鋒部隊挺進性質，曾引起若干戰鬥。共和軍固然已經從大多數區域撤退，但是留在這些先鋒部隊之間者為數頗多，而且各地游擊隊仍然充塞。印度尼西亞人當荷軍前進時及前進後在其先鋒部隊之間及其後方加緊實行焦土政策，造成殺人越貨種種混亂，華僑尤其遭殃。八月二十九日荷屬東印度政府宣佈決心完全恢復法律與秩序，要把沿着荷軍前進陣地的一條分界線內所有反對荷屬東印度當局的武裝團體悉數繳械遣散。”

我認為這就是說，荷軍認為有權就其各個先頭部隊最前進的陣地連成一線，而且戰事就發生在這些先頭部隊之間及其後方。如果事實如此，而且領事們已經如此報告，我認為他們並未遵照安全理事會的命令，而且這也就是第三段裏所講的，其文如下：

“我們查明停火命令並未十分生效，死傷及破壞情事仍在發生，此種情況主要乃上述情勢所造成。這種情勢一天存在，停火命令就一天不能完全遵行。”

澳大利亞政府所以把這一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來是爲了一個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就是要防止生靈塗炭，並且用和解辦法來解決爭端而不用暴力或流血。這就是安全理事會所採取的途徑。停戰命令已經發出，同時還在任命一個三國委員會來負責和解，或者看看能否和解。

我們把這一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來，第一，我們覺得這報告書不應該保守秘密，而且應該來公開加以討論——安全理事會全體贊成此意，我很高興——第二，三國委員會應該立即開始工作。這是現在最緊急的一個問題，應該有什麼一個機構來使其工作。我想這個機構應由安全理事會規定。三國委員會是根據安全理事會的決定而成立的機關¹，我想秘書處應該以該機關的組織者自任，使這三國儘速指派代表前來工作。

除掉我從這個臨時報告書中所能探得的情報之外，照我本國政府給我的情報看來，有關的幾位領事似乎覺得這一問題無關緊要，而且同時這一問題如果就停火命令不予遵行一事而論，用軍事眼光來看，這種情勢行將惡化，老實講，我認爲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要提議由安全理事會來考慮一個決議案，授權並且指令秘書處爲三國委員會的召集人及組織人，並且請該委員會儘速工作。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想安全理事會決不能忽視我們從駐巴達維亞領事方面所收到的報告書。理事會所以不能忽視該報告書是因為印度尼西亞問題儘管有人故意藐視其意義，確是理事會向來所處理的最重要問題之一。領事們竟然要我們爲他們的情報保守秘密，更是離奇。這種意見不合程序，自然不能接受。所以我立即要求主席宣讀我們行將討論的文件全文。

領事們所報告的事實，就是安全理事會關於印度尼西亞停火的決定沒有實施，我們當真能够諱莫如深麼？領事們決定把這事實保守秘密，而若干政府也竟然準備贊助這種建議。

我們交給領事們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呢？就是請他們向安全理事會報告印度尼西亞停火決定的實施情形。我們剛才收到第一次報告書，就是領事們自己所謂的臨時報告書。可是從這個第一次臨時報告書裏我們已經能够看到理事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八十三號。

會的停火決定已經受人漠視。荷蘭政府早就說過，如果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與荷蘭的意見不合，它就一定置之不理，現在果然如此。

理事會從前開會討論印度尼西亞情勢時我所講的話，我不再一一重複。當時我曾指出，荷蘭代表只有在荷蘭政府的侵畧行動在安全理事會裏有人替它撐腰，才敢講出這種話來。如果無人撐腰，他一定不會講這種話，無論如何，荷蘭政府不會藐視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尤其是印度尼西亞的停火決定，這是一個絕對最起碼的決定。

我想領事們對於印度尼西亞的情形並未一一加以客觀說明——關於這一點，我以後還要談到——他們不得不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現在的情勢非常緊急。他們老實報告說——我引證其中第一段：“我們鑒於這一問題的緊急性，所以即速把這些結論擇要送上備供參考”。這就是承認印度尼西亞情勢的緊急，需要安全理事會採取緊急措施。

領事們報告書的第二段而且指出：“雖然停火命令已下，哨兵的接觸和狙擊戰迄未稍戢”。這裏領事們對於軍事行動迄未停止這一事實的意義想要加以輕描淡寫，而稱之爲“哨兵的接觸和狙擊戰”。但是我們如果不僅看領事們的報告書，而且看其他各種報導，包括世界新聞界最近發表的報導以及自從安全理事會通過印度尼西亞停火決議以來所發表的報導，我們就不難明白印度尼西亞的真實情況。

其中第三段說：“我們查明停火命令並未十分生效。傷亡與破壞情事尚在繼續發生。此種情況主要乃上述情勢所造成。上述情勢一日存在，停火命令就一日不能完全遵行。”

這就是印度尼西亞現在的情勢。領事們老實說明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並不在奉行，而且除非等到情勢改變，這個決議決不會實行。的確，領事們反因爲果，顛倒是非。其實他們應該說，理事會的決議一天不實行，這種情勢就將一天繼續存在，而不應該倒過來講。我們現在姑且不談領事們以離奇方法分析情勢弄得因果倒置。我們還要注意基本的事實，就是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根本不在實行；荷蘭政府實行軍事行動；就是侵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完全藐視安全理事會，也就是目無聯合國。

正因爲安全理事會在開始討論印度尼西亞情勢時沒有接受蘇聯代表主張雙方軍隊撤回印度尼西亞軍事行動未開始前的原有陣地的提案²，印度尼西亞所以才會發生這種情勢。

² 同上，第二年，第六十八號，第一七三次會議。

真正能够分別被害者與侵畧者的人們大家都明白，恢復印度尼西亞情勢的第一個根本步驟就是把軍隊撤回軍事行動未開始前的原有陣地。原來應該叫先開始軍事行動與採取侵畧措施的一方面撤兵。可是蘇聯的提案却規定雙方撤兵而不是單單一方。看來這種提案很難有人反對了，可是正如理事會知道，此案不幸未獲通過。各同仁正如我一樣，都知道理事會何以沒有採用這個提案。

蘇聯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必須糾正這一情勢。其唯一辦法就是通過一個決議案，要雙方軍隊撤回軍事行動未開始前的原有陣地。這種辦法可能造成有利條件，以便解決其他問題，包括公斷與調停在內。安全理事會爲了這些問題曾經成立一個所謂特設委員會，顯然尚未開始工作。

因此我把下列決議草案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希望優予採納，該決議草案見文件 S/575。

“安全理事會

“認為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雙方軍隊必須立即撤回軍事行動未開始前的原有陣地。”

正如我早已講過，如果理事會通過這樣一個提案，就能造成比較有利的條件，以便解決這一問題。要不然的話，安全理事會一定會從駐巴達維亞領事們收到許多報告，告訴我們理事會的停火決議受人漠視，未能實施。

我們不能讓這種情勢繼續存在而不予糾正。

我認為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不濟事。如果我對他的提案認識正確的話，其主旨是安全理事會應該通過一個決議，要依據安全理事會另一決議而設立的那個委員會迅速開始工作。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決議。我們必須立即處理需要安全理事會立即採取行動的更緊急問題。如果理事會採取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出的決議案，這就等於規避領事們所提出的問題而不作決定。

一方面，澳大利亞代表的決議草案固然難於反對，因為安全理事會所設立的委員會自應迅速開始工作。至於該委員會何以沒有開始工作、何以現在仍未開始工作，的確很難了解。在另一方面，這一決議草案毫無用處。外界得到的印象是安全理事會是在採取行動，是在做一些事情，但是理事會的作為如果僅以這種決議爲限，理事會就等於一事不做。事實上理事會是不願費一舉手之勞，來補救正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局面。

所以，與其採取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出的這種決議草案，不如不通過任何決議。這是毫無

用處的。我再重複講一篇，這種草案固然難於反對，因為早有同樣的決議案也已經通過，但是這是絕無用處的，而且就某種意義而論，這徒然擾亂大家對於我們收到的領事報告書裏所講的印度尼西亞情勢的真正緊急問題的注意。

讓我就駐巴達維亞領事們所作的其他結論講幾句話。領事們報告需要安全理事會立即出面干涉的印度尼西亞情勢時，決定對印度尼西亞人的活動提出他們的怪誕意見。例如他們說：“在荷軍前進時及前進後，在這種先頭部隊之間及其後方，印度尼西亞人加緊實行焦土政策，殺人越貨，造成種種混亂，華僑特別遭殃”。

他們講到殺人一事，不知爲了什麼理由，特別強調中國人。聽了這個報告，人們會有一個印象，彷彿在荷蘭正對印度尼西亞人作戰的時候，所死的全是中國人，而印度尼西亞人倒安然無恙，並無死傷似的。這種邏輯真是奇怪。領事們指控印度尼西亞人實行焦土政策，造成種種混亂，起碼可以說是毫無根據。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所有印度尼西亞人都應該參加焦土政策和其他騷動，而是主張我們對於這一問題必須作實事求是的看法。印度尼西亞是一個遭受侵畧的國家。印度尼西亞人對侵畧者起而抗抵。在某些地方，如果對印度尼西亞人有利而對敵人不不利，他們也許採取焦土政策。因此而就譴責印度尼西亞人，至少可說是不公道。我還得提醒理事會，在反抗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蘇聯在法西斯暫時佔領的地域裏也曾採取焦土政策，因為這種政策足以損害佔領軍，乃整個抗敵運動計劃的一部份，是爲了蘇聯全國的利益，也是同盟國大家的利益。所以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怪誕的論調。領事們在理論上的曲解至少可以說是文不對題，必須認為全無道理而加以駁斥。

我希望安全理事會認真考慮領事報告書所提出的問題，並且採取我爲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草案，就是主張雙方軍隊撤回印度尼西亞軍事行動未開始前的原有陣地的決議案。

Mr. VAN KLEFFENS (荷蘭)：領事委員會自己講得很對，這份臨時報告書的確很簡要。不過其中有一點是我要請理事會注意的。講起蘇聯代表畧有過火的一些言語，我又想起他又用了美國代表在上次會議討論這一問題時曾經一度抗議過的話¹，就是我們是侵畧者；憑我們的行動而論，我想任何公正人士都不會同意此說。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領事委員會報告書告訴我們，印度尼西亞人對於生命財產，行爲依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八十四號，第一九五次會議。

然凶暴。其中始終沒有說我們這方面對於和平的公民採取那種措施。我覺得領事委員會很能做些有益的工作，只要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停止這種無聊的殘暴行為並且停止這種同樣無聊的破壞國家經濟資產的舉動。但願共和國最後能從消極一變而為積極。這正是一個經過日本佔領四年如此民窮財盡的國家要恢復和平以求善後所需要的條件。

最重要的，我們要澳大利亞、比利時及美國代表及早開始工作。顯然，要共和國方面不再用凶暴劫掠把空氣弄得惡劣，這種工作才會成功。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來協助。如果在爪哇及蘇門答臘這裏那裏仍有戰鬥，這不是因為我們要它如此，而是因為我們不得不抵抗共和國的暴行。只要共和國方面一旦停止凶暴，理事會就會看到戰事結束，而豁然開朗了。所以我撇開理事會的管轄問題不談，而表示安全理事會也許有事可為——實際上確有許多事要做——其意義就在此。

大家承認這份報告書的確簡短，閱讀報告的人們如果不熟悉爪哇及蘇門答臘目前的情形，腦子裏就會弄不清楚，這是十分自然的。“先頭部隊”這幾個字也許用得大隨便一些，因為在我們第一批堪稱先頭部隊的挺進以後，我們所佔領的區域大為擴大，第一批先頭部隊所經過的整個區域的內部交通都控制在我們手裏。完全太平的地區日益擴大。祇有在這些交通線的間隙裏面還有我們在這裏所常講的軍隊或亂黨。

共和國副總理 Mr. Gani 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電報裏¹也曾提及這些“先頭部隊”，而且

¹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的電報全文如下：

文件 S/568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

[原件：英文]

茲將下列各項報供參考：

荷蘭軍隊佔領大城市及大城市之間的主要交通線。大城市的週圍和主要交通線的附近地帶仍舊完全在共和軍的控制中。那些地區的共和軍仍與總部保持聯絡，共和政府的行政機關亦照常執行職務。荷軍一旦佔領了若干城市與主要公路，他們就開始把地圖上所劃的一條理想的分界線內的整個區域宣佈為荷蘭的領土，而後必然繼之以所謂的掃蕩圍剿清鄉等等措施。在這種情形之下，難怪激烈的戰爭繼續不斷。

透入並非佔領。透入者無權把透入線之間的地面視為佔領區，甚至無權在這種地區內放哨巡邏。如果他們把這種地區當做佔領區而放哨巡邏，那就自甘冒險，他們的哨兵即使是荷蘭的正規軍，或者是所謂的“綏靖軍”，或者算是

他所講這些先頭部隊的情形，如果我指之為渲染，決非過份。所以請主席允許我約畧論及這個電報。Mr. Gani 說：“大城市的週圍和主要交通線的附近地帶仍舊完全在共和軍的控制中。那些地區的共和軍仍與總部繼續保持聯絡，共和政府的行政機關亦照常執行職務”。

事實上，實際情勢如次。我剛在昨天還研究過註明九月十五日共和軍與游勇在爪哇的部位的詳細地圖。這種部隊還有不少，但是人數都不多，通常幾百人，很少幾處有一兩千人，最多的一處共有五千人。他們的裝備都很簡陋。他們的所在地帶可以說是在共和軍的控制之下，也許他們有方法與其總部保持聯絡，但是如果說他們控制着廣泛區域的話，那簡直就荒唐無稽了。如果 Mr. Gani 說共和政府行政機關照常執行職務，也許祇指這種行政機關存在的地方，其因陋就簡，而且我必須說其貪污腐敗，與現代條件對照起來是顯然可見的。

讓我向理事會舉一個例吧。在荷蘭採取警察行動以前，一個人要出門從 Pekalongan 到巴達維亞的話，必須照下列方式才能買到一張火車票。第一，他必須向登記處領一張申請表，在申請表上加蓋一顆戳子，他還得要給一些錢，於是還得付一些錢給登記處的頭腦。然後去警察局，他又得要買通兩個警官，才能在他的申請表上加蓋戳子，而後落到憲兵手裏，他還得化錢給兩位軍官，才能准許他前往巴達維亞。他在未能買票以前先要討好六個官吏，但是路局職員還要敲他一筆。有人說旅行足以廣見聞，但是這種旅行簡直是搜刮平民和窮人的荷包來供奉官吏。理事會如果願意的話，我很願意舉出很多這種例子。這一例子說明 Mr. Gani 所講的行政機關究竟是什麼東西。

參加荷蘭的“警察行動”，他們都堪稱寇幫，比不得保衛家鄉與抵抗侵略的合法居民。

白話不能造成事實；他們想用白話來掩盡天下的耳目，而實行催眠。

在荷軍佔領區內，他們仍用經濟壓力和強暴脅迫來逼迫共和政府的官吏為荷屬印度政府服務，顯然是想向人表示他們能夠利用所謂“積極份子”來治理這個國家而不需要共和國政府。在三國委員會依據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舉行談判以前，Mr. van Mook 在啓程回荷蘭以前曾經鼓勵維持政治現狀。荷蘭還繼續其政治活動，大事宣傳，準備利用其他傀儡成立傀儡政權，實行“分而治之”政策。事實上，這就等於荷蘭繼續努力在政治上把共和國勒死，而且是在停火命令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通過之後。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
(簽名) A. G. GANI

共和政府當局想使世界相信在那些地區裏當真有名符其實的行政機關，我們姑且不談這些特點，我們要講的要點是只要這些共和軍與遊兵散勇果然遵守理事會的停火命令，我們就無須進行掃蕩，Mr. Gani 一度講得很對，這是無法避免的。那些區域裏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眼望我們來拯救，我們覺得我們對於自己所控制的區域負有責任。共和國方面一旦遵守停火命令，我們就能立即停止一切鎮壓措施。我特別強調“鎮壓”兩字。

這一點很重要，主席允許的話，我現在就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共和政府本身遵守理事會停戰命令的精神，姑不論其軍隊如何。不錯，我們所要的是事實，不是要空口講白話。我現在這裏有從共和軍方面截獲的文件，已經荷屬印度政府繙譯。這是叫做第三組的某一武裝部隊首長所發的命令，當時他是敢死隊(Barisan Brani Mati)的隊長，頒發這道命令是要收復 Soerabaja，定八月十三日開始行動，遠在理事會要求停火以後，在九時三十分熄燈以後立刻向遊擊隊進攻。

這一文件我想與八月二十五日 Soerabaja 市區印尼軍最高指揮部所發的命令一併送交秘書處存案，其中有發給參加八月卅日反攻 Soerabaja 戰役的各小組的命令，指示如何破壞，如何攻擊荷軍的陣地及荷蘭的財產。理事會定然記得 Soerabaja 這個城市遠在荷蘭警察行動沒有開始以前早就在荷蘭政府管理之下，所以決不在荷軍最近佔領的地區之內。

從 Pasoeroean 區域經濟組長叫做 Raden Mas Soediono Purbo Ad Inoto 其人的供狀裏我們也能看到共和政府如何理解停火要求的另一例子，其中證明他在八月十天左右，奉共和政府高級官員的命令，叫他回到現在荷軍控制下的一個城市，帶一個命令給他的上司，即 Pasoeroean 的駐劄官，叫他“推動大規模的劫掠與破壞，以便共和政府向世界宣傳荷屬印度政府在荷蘭佔領區內無力維持和平秩序”。這一供詞我也要提交秘書處。

這些都是真正的事實，證明現在共和政府的真精神，與他們代表印度尼西亞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所講的花言巧語以及信口提供的保證完全相反。

以前我曾屢次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另外一點，就是共和政府及共和軍高級指揮部繼續不斷用無線電和口頭宣傳鼓動人家從事破壞，進行顛覆。請理事會讓我再舉一些例子，證明共和政府仍在繼續宣傳公然鼓動凶暴。

八月八日日惹電台，Mr. Soetanto 的演說：“現在讓我們大家跑進村莊，與抱着滿腔熱血的

人民一起把荷蘭人殺死。我們把游擊隊組織起來。我們相信人人都會執行這些指示。”

八月一日 Kediri 電台，東爪哇區司令 Mr. Moestopo 的演說：“我們要殺死荷蘭人，不僅二次、三次、四次，而要繼續不斷殺。我們只有把他們殺死，否則他們會捲土重來。”

八月二十一日總理 Sjariffoeddin 的演說：“我們有權保衛我們的國家，防備任何危險。那就是說，我們要消滅敵人，燬其所有。”

九月二日青年軍電台，在第二次停火要求的一星期以後我們在上星期六晚上的演說中，再度強調，我們不應該把我們的信念寄託在安全理事會手裏。我們必須繼續作戰，直到把荷蘭人趕出我國為止。”

於是我請問，現在爪哇及蘇門答臘所發生的這種混亂和凶暴行為，其最後責任究竟在誰身上。共和政府當局當然不願讓駐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知道這些事情，所以他們不惜以任何手段來隱藏這些事實，避免調查。一種辦法就是恐嚇人民，不讓他們把不利的情報提供領事。九月二十日荷屬印度政府據東爪哇民政專員報告，Malang 有一個警察的同事被共和軍綁走，他把被綁警察的母親帶去見澳大利亞及英聯王國的領事 Mr. Eaton 及 Mr. Lambert，結果他在九月十六日到十七日的那一晚上也被共和軍綁去了。

最後，我還要向安全理事會講到人質的命運問題——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共和政府的代表在這裏曾經告訴我們在該政府所管理的地區以內，已經沒有扣留任何人質。

我敢說這句話實在不確。我要向安全理事會秘書處提出荷蘭撤退工作委員會七月十五日關於與共和政府官吏談判把所有人質帶出共和政府地區的報告書副本。

從這個報告書裏，我們可以看出，營救人質的努力，往往因為共和政府消極不負責任的態度，故意推三阻四，令人齒寒。該報告書也曾講到荷蘭婦女以及甚至孩子們被人姦污，強迫同居，因此不准他們離開。據多次報告，仍有許多無辜人民被雜牌軍扣留，所受待遇無可言喻。

一件事實證明這些報告千真萬確。在荷蘭進行警察行動時，一個負責巡邏的荷蘭軍官據報在東爪哇 Banjoewangi 附近一個村裏，還有若干歐洲人未死。他走進那個村裏，發現十五個荷蘭人，男女老少都有，躲了一個山谷裏，行將餓死。更有人說附近還有歐洲人活着，不過謠傳其中多人已被印度尼西亞人殺死。

荷蘭哨兵搜索附近樹林，尋獲 Mrs van der Linde 其人，受有重傷。據她說，印度尼西亞

人佯稱幫助他們一家逃走，把她和她的丈夫連同五個孩子一起騙走，帶入一個山谷。把孩子們一一殘殺，父母哀求饒命未果，接着 Mr. van der Linde 被殺，他的妻子被人用兇器痛擊肩背，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兇手們以為她已經斷氣，所以不再管她。兩小時後她甦醒過來，緩緩摸索到 Kali Bendo。

巡邏隊當時在森林裏發現兩個小孩子：叫做 Hendrik 和 Tineke de Lang，前者六歲，後者四歲，都是疲憊不堪。詢問之下，他們說親眼目觀父親和姊姊被人殺死，他們乘機逃走。

向 Litjin 南繼續搜索三公里，巡邏隊找到 Mrs. de Lang 和另外兩個孩子，都呆若木鷄。當我們兵士走近她身邊時，她喊着：“好吧，來把我們也殺死吧。你們已經殺了我的丈夫和兩個孩子，再把我殺死吧。”後來明白來者並非 Pemoedas，而是荷屬印度軍隊的兵士，而且她的兩個孩子也已經得救，她簡直很難自信會有這種運氣。幾小時後，Mrs. van de Linde 的丈夫和五個孩子的屍體的確都找到了。

照他們身體上的情形看來，明明可知他們慘無人道的被害經過，我現在不再向理事會細述，不過我已把此次情報以及其他情報交秘書處存案，各同仁都可看到說明這種兇案的文件。我深信各位對於這種事實決不會等閒視之，因為這不過是共和政府官吏鼓動行兇所造成的結果之一——現在還在繼續鼓動。這些事實證明共和政府所常說的“信義”與“純潔”意志與事實完全相反。

這一切還要繼續多久？多久以後才能使全世界明白，共和政府並非在安全理事會裏所說的為掙脫殖民壓迫爭取自由而奮鬥的愛好和平的負責政府；恰恰相反，他們是少數暴虐之徒憑藉日本人的幫助在印度尼西亞奪得政權的典型例證。他們對於毫無自衛的無辜人民所實施的暴行，以及花言巧語笑裏藏刀輕於承諾永不守信，最足以代表他們的特性。

我們又聽到有人提議要我們的軍隊撤回原來的陣地。該提案要印度尼西亞的軍隊也撤回原防，不過我看起來就不合邏輯，因為所謂撤回原防，他們只要前進就成了。我早就講過，這種提案就其字面意義而論，實在是有炸藥在裏面的。

八月一日¹我曾誠懇警告安全理事會切勿採用任何此種方案，而且補充說明我軍如果撤離這些區域，共和軍回去以後，定有很多人民犧牲於可怕的報復行為之下。我曾聲明如果採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八號，第一七三次會議。

取這種提案，我國政府對於隨着我軍撤退而發生的事情恕不負責。這一警告今天依然有效。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早就充分說明荷蘭軍隊撤退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在第二次要求停火²之後，我們在 Kawali 所找到的八月二十八日的一個文件，告誡人民勿與荷蘭合作，其中竟然用這種字句（我引證原文）：“看看落入我們手裏的人們的可怕屍體吧”。八月九日下午九時日惹電台也同樣說：“在淪陷區內幫助荷蘭人的同胞們，我要提醒你們，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這種人總有一天會受到處罰，就是格殺不論。”

如果我們笨透，當真撤軍，那末，華僑遭遇一定最慘。現在我有一個備忘錄要提請安全理事會秘書處存案備考。這是巴達維亞華僑協會聯合會所擬製的，概述“印度尼西亞暴徒對爪哇與蘇門答臘華僑所實施的慘無人道的暴行”。這是一個驚人的暴行故事。我引證其中的目錄：“劫掠、搗毀財產、褫奪自由、綁票、強姦、與屠殺”。該報告書第十八頁的結論中說：“在實行焦土政策時，華僑的房屋與工廠成為優先的目標”。並非蘇聯代表所講的唯一目標，而是優先的目標。“這種工作是印度尼西亞軍隊中的破壞隊所執行的，遵照着高級指揮部所定的政策與命令”。我現在仍在引證華僑協會的原文：“劫掠是軍隊和不負責任的印尼遊兵散勇所幹的。屠殺大都出於軍隊之手。這許多暴行決非偶然，而是爪哇與蘇門答臘的普遍現象，所以我們認為這種行為是出於預謀的。”

九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有一個社論討論美國軍隊應否撤出朝鮮這一問題。在這篇文章裏，下面一節正是我現在要對印度尼西亞問題講的話：該報說：

“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把美國軍隊撤出朝鮮，出賣朝鮮人民的行為實在莫過於此。結果不會是內戰。這不過是徒然把這一個國家拱手送給北朝鮮政府，結果在南韓也就會像北朝鮮一樣，發生肅清異己的血腥事件。”

我們的軍隊如果撤出其所佔領的區域，印度尼西亞就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就本案而論，如果實行這種建議，就會造成大量的不必要的人命犧牲，任何人可請安全理事會做的殘酷事情，也莫此為甚了。

我剛才講到共和政府鼓動暴行的廣播。甚至在八月二十六日理事會發表第二次要求停火之後，這種廣播還在繼續播送。我要向秘書處提出一份這種廣播的選輯，我還要請問，理事

² 同上，第八十四號，第一九五次會議。

會是否應該堅持要口說接受停火要求的人們至少停止這種欺人之談。

這個世界在已往幾年裏已經看盡種種暴行。我決不縱容故意駭人聽聞的病態作風。同時我却認為理事會的檔案裏應該搜集印度尼西亞共和軍暴行的照片，現在我提供一套，交秘書處存案。

關於今天在座各位所發表的意見，我所要講的話就將結束。不過理事會兩次拒絕聽取東印度尼西亞及婆羅洲這兩個民主國家的意見¹，對於獨裁政治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反而如此客氣，確是很古怪，令人不解。這個國家從未舉行國會議員的選舉，所謂國會，其中議員十個都是總統指定的。更嚴重的是這個國家在接受理事會的停火要求之後，竟然鼓動人民行兇，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慘案。

關於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我還要講一句話。就我們而論，通過這種決議案，我想決無異議。至於是否真正有此需要，聽憑理事會決定。

我想也許只要主席裁奪一下，就能請秘書處酌量派員協助，不過我早已講過，全憑理事會決定。

主席：時間已經很晚了，我想請問理事會到底如何是好。我要提醒理事會我們非特對自己負有責任，對傳譯員及秘書處也負有責任呢。

在我手裏的名單上已經有四位還要發言，理事會其他代表也許還有人要發言而沒有招呼我的。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恐怕不可能達成一定的結果。我想知道理事會是否同意就此延會，並且儘速舉行下次會議。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六號，第一八四次會議，及第八十二號第一九三次會議。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贊同主席所講的後半部意見，不過我建議，明知澳大利亞的決議草案不會有人反對或者引起什麼爭執，可否考慮現在就進行表決，是否有當尚請理事會核奪。這是一件緊急案件，三國委員會能由秘書長早一天召開，他們就能早一天工作。

如果沒有人反對的話，我建議主席把澳大利亞的決議草案付表決，把實體問題和蘇聯決議草案展延到最早的下一次會討論，或者就在明天，十月四日，或者十月六日，星期一上午。

主席：我可以同意此項建議，不過有一條件，就是真要沒有討論，我就把這個決議草案立即付表決。如果有人反對或者還要有什麼討論的話，我提議延會。

澳大利亞代表所提議的程序既然無人反對，我就請理事會表決澳大利亞的決議案。該決議草案案文載在文件S/574裏，文曰：

“安全理事會決議：

“請秘書長為三國委員會之召集人，並安排其工作程序；

“請三國委員會儘速履行職務。”

舉行舉手表決，該決議案以九票贊成通過，棄權者二。

贊成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主席：我提議現在延會。我們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再開會討論這一問題。

(午後七時三十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3, Victoria.

奧地利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14 Avenue Boulloche, Phnom-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América, Medellín.
Librerí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í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Pí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W. E. Saa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î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Ketab-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那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Lima and Arequipa.

菲律賓

Alema'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Lagasca 38,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i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s).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i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Boîte postale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OR/S.C./2/No. 93 (S/PV.207)

Printed in U. S. A.

Price : \$ U. S. 0.20; 1/6-stg.; Sw. fr. 0 75

A.P.-55-23550-Dec.-1955-12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